論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

卡爾波夫著

周邦立譯

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們爲了要“創立”和衛護唯心主義，便常常利用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曾多次發表過專論哲學問題的愛因斯坦的錯誤言論。在一部份物理學家和哲學家中間，堅持着一種錯誤意見，以爲愛因斯坦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註1)

還有一些作家們，簡直把愛因斯坦奉作爲辯證唯物主義者，這種論斷更不正確。

列寧曾指出道：“不應按照哲學家們自作主張地懸掛出來的招牌……而必須按照他們實際上所解決的基本理論問題……來評斷這些哲學家們”。^(註2)

愛因斯坦曾多次聲稱，他是斯賓諾莎的繼承人。^(註3)他認爲自己不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可是若分析愛因斯坦的哲學論述，分析他所解答的理論上的、知識論(gnoseology)上的問題時，便顯示出他並不是斯賓諾莎的繼承人，也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愛因斯坦的觀點，是在休謨、馬赫和叔本華一輩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們的影響之下形成的。所以，他的哲學觀也不能不走上這一條路線去。愛因斯坦以唯心主義來解決哲學的基本問題。在愛因斯坦的論文“物理學和現實”(Physik und Realität)中，他把感性感覺看作是原始的(基本的)東西，而把客觀的現實認作是這些經常重複的感覺的任意複合。他寫道：“在我們的精神體驗的舞台上，正更番雜亂地經過感性感受、對於感性感受的回憶、表象和感覺。物理學和心理學不同，專門研究感性感受和“認識”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系”。^(註4)愛因斯坦抄襲了馬赫的論調，馬赫曾認爲“物理學的對象是感覺之間的聯系，而不是事物或物體間的聯系”。^(註5)因此按照愛因斯坦的說法，人不會認識客觀的世界，而是人的感覺才會認識客觀世界。

倘若說認識的對象是一種感性感受，而不是

實體，那末由此邏輯地應得：在我們之外便不存在物質世界，而祇存在馬赫的世界“要素”——感覺的複合。愛因斯坦曾一度確言道，物體的對象就是經常重複的感覺的複合。

“走向組成現實外在世界的概念的 第一步——他說——以我私見，就是組成物體對象的概念和對應於各種物體的概念。

“從一切繁複的感性感覺中，經常重複的感覺的複合(有一部份帶有一些可以解釋作爲其他人們的體驗符號的感覺)便被有思維地和任意地選取出來，並且物體對象的概念便被它們所抄錄下來。在邏輯上，這種概念並不同於上述的感覺的總和——它是人類(或動物)頭腦的任意創造。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概念的意義和全能，正是完全由於那些我們所附着於它的那些感覺的總和。”^(註6)

從上面所摘引的論述中可知，愛因斯坦在解決哲學的基本問題時抱有着馬赫的見解。

愛因斯坦在該論文中繼續寫道：“直接而本能地聯系於感性體驗的典型複合的概念，就叫做“原始的(基本的)概念”(見該刊第316頁)。又寫“日常思想的基本的(或原始的——本文作者註)概念和感性體驗的複合之間聯系，祇是直觀地達到瞭解，而對於科學的邏輯命題則難以達到”(同上頁)。全文幾乎都含有這一類的氣氛。代替了物質體，而經常出現了體驗的複合；代替了概念和客觀世界的聯系，而到處提出了概念和體驗的複合的聯系。這就是愛因斯坦的原始的馬赫主義的觀點。直觀在認識中的作用無限高超，便與這一點相結合起來；這種認識好像能够啓示出科學所難以理解的概念的聯系似的。

列寧在擊潰馬赫主義的反動本質之際，寫道：“任何遁辭，任何詭辯(我們還會遇到許許多多)都

不能抹煞這個顯明而無可爭辯的事實：馬赫關於事物是感覺的複合的學說正是主觀唯心主義，是簡單的反獨貝克萊主義。如果像馬赫所說，物體是‘感覺的複合’，或者像貝克萊所說，是‘感覺的結合’，那末不可避免地會得出一個結論：整個世界祇是我的表象吧了。根據這種前提，便不能歸結到除了自己一人之外，還有其他人們存在這一點。這是最純粹的唯我論（獨在論）。無論馬赫、阿萬那留斯、彼得、楚爾特及其一夥怎樣否認唯我論，但是事實上他們若沒有駭人的邏輯上的謬論，就不能逃避這種獨在論。”（註7）列寧在反對馬赫主義的鬥爭時所發表的這些話，也可全部應用到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特徵方面去。

愛因斯坦也用唯心主義來解決哲學基本問題底第二方面。

唯物主義者相信世界之可以認識，是奠定於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而愛因斯坦則假定世界之可以認識，是和對於某種世界理性、對於前定的和諧的信仰相關聯的，並且按其內容是與宗教感覺有親緣關係的（註8）。

例如愛因斯坦在“物理學的進化”一書中寫道：“若不相信我們世界內部的和諧，便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學。這種信仰永遠將成為各種科學創造的基本動機”。（註9）愛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觀”（Mein Weltbild）一書中表現得更加突出：“顯明地，對於理性的信仰，更正確地說，對於與宗教感覺有親緣關係的世界可知的信仰，正奠定了各種正確科學工作的基礎。”（註10）

愛因斯坦的唯心主義在解決哲學基本問題底第二方面時，也顯露出否定感覺會給我們提供關於我們四周世界的正確報道（反映），否定感覺是事物所反映的抄本。愛因斯坦聲明道，感覺的表示“並非別的，正是一種永無保證的錯覺，或幻覺的結果”。（註11）

愛因斯坦在論述很多物理問題時，提出了一些關於世界可知的情形，但同時也表現出在他的世界觀中祇存在着一些零星的自發的自然—歷史唯物主義的要素。愛因斯坦曾反駁波耳和海森堡，這二人確言微小世界中各個過程的不可知。愛因斯坦寫道：“在這種考察方法時，各個系統中所發生的過程自然成為不明白的了；在統計考察結果中恰巧都從表象中被刪除了。但是現在我來問

一下：難道物理學家真的相信不可能看出各個系統的內部和共重大變化，不可能看出它們的構造和動力方面的相互關係了嗎？不管由於威爾遜室和蓋格計算器的優異發明，而這些各個過程如此接近於我們的感覺，他能相信這一點嗎？”（註12）

從愛因斯坦對哲學基本問題所作的唯心主義解答中，流露出了他對於空間和時間的唯心主義的、馬赫主義的見解。

馬赫曾寫道：“空間和時間是很多感覺的整然有序的體系”。據馬赫的說法，空間和時間是主觀的，與人無關的。愛因斯坦也抱有了這一類的觀點。據愛因斯坦的說法，幾何學——一種討論外在世界的空間形狀的科學——也和一切科學相同，祇是研究感覺的排列吧了。與成為感覺的複合的對象有關的空間，在愛因斯坦看來，自然不可避免地也要轉變成感覺的複合或很多的感覺了。

根據愛因斯坦的說法，“對於每一個人，存在着他的主觀上的時間”。（註13）愛因斯坦用時鐘來把很多體驗和很多數字聯結起來，而歸納到關於時間的“主觀上的”概念道：“由於時鐘的應用，時間的概念便變成客觀的了。”（註14）

可是這種時間的“客觀性”，實際上是時間主觀性的承認，因為據愛因斯坦說，時間依賴於（人的）主觀和人的時鐘。若沒有人（和人的時鐘），便也不會有什麼時間了——這就是愛因斯坦對於時間的觀點。雖然愛因斯坦沒有將這一點直接說出來，但是他的所謂時間，實質上就是靠時鐘的幫助而整理程序的很多感覺吧了。可以乘便提出一個問題來看：究竟在人和人的時鐘之前，即還未產生任何一批感覺之前，有沒有客觀上的時間存在呢？從愛因斯坦的論述中，按其邏輯應該產生否定的回答。依照愛因斯坦的說法，就可得出：並不是人和一切人的感覺存在在時間之中，而是時間存在在人之中，依賴於人和人的時鐘。

關於愛因斯坦對空間和時間的觀點的特徵，可以從1948年紐約出版的林肯·白那脫（Lincoln Barnett）所著“宇宙和愛因斯坦博士”（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一書中見到。愛因斯坦親自為該書作一序文，在該序文中特別指出說：該書著者正確地傳達了他的觀點，並且對於著者善於闡明這些觀點而加以讚揚。該書中寫有下面的一段文字：“愛因斯坦將貝克萊的邏輯學發揮到登峯

造極，指明了甚至是空間和時間也是直覺形式（Форминтуиция），也像顏色、形狀和大小一樣，是和意識不能分割開來的。”其次又寫道：“空間沒有客觀的現實性，祇使人感到對象的位置次序吧了；而時間也別無其他意義，祇有我們可以測度到時間的事件次序而已。”（黑體字係本文作者所用）。這就是愛因斯坦對空間和時間一問題的馬赫主義的構想，是基於他的觀點，即物體是感覺的複合而來。

雖然愛因斯坦也批評過康德，主張空間和時間的概念是從經驗中所誕生，可是他在這一問題上依舊是馬赫主義的繼承人，因為他把經驗認作祇是我們體驗的總和而已。

愛因斯坦寫道：“概念屬於感覺的經驗，但是以邏輯的方法來看，它們並不導源於經驗。因此我始終不能明瞭關於康德所理解的‘先驗的’（apriori）概念的起源。”（註15）

在另一處又寫道：“運命的錯誤——好像是先於任何經驗的思維的必然性奠定了歐幾里得幾何學和適當的空間的概念基礎。……所以在解釋時間一概念的來源，即其經驗的內容時，周期性的過程之超先於後者一情況，以我私見，並不是任何的‘憶斷’（Petitio principii）（註16）”（根據從現狀而得結論的辯說，尚須加以證明——作者註）。

列寧在批評馬赫時寫道：“如果空間一概念是我們從經驗中得來而不是在我們之外的客觀現實的反映，那末馬赫底理論依舊是唯心主義的。在人類和人的經驗出現之前，自然界已存在了億萬年的時間，這正說明了這種唯心主義理論的荒謬”（註17）。這個批評也可以全部應用到愛因斯坦身上來，因為以他而言，現實——這就是我們感覺的複合。“自然科學也研究着這種現實——應該將我們體驗的總和來表達它”（註18）。

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學說，是和知識論的基本問題的解決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的感覺是物體和事物的反映呢？還是物體是我們感覺的複合呢？愛因斯坦在其對空間和時間的論述中，就彷徨在這兩個哲學基本問題的解決之間。在他解決物理問題時，他的敘述常帶有唯物主義的性質。例如，他在闡述相對論時便強調說，空間和時間的性質是和物質的分佈有關。同時愛因斯坦又承認空間和時間有時也實際存在着：“我們現在的世界圖

景，具有兩種互相有因果關係而內容上不同的現實——就是引力的以太（Эфир тяготения）和電磁場，或者是空間和物質（這些現實也可以這樣來稱呼）。”（註19）愛因斯坦認為電磁場對於物理學家，好像是他所坐的那把椅子一樣的真實。

愛因斯坦沒有否定空間是有三度的，空間具有傳遞電磁波的物理性質，而空間的構造則決定於物質的分佈。愛因斯坦在承認空間具有三度性時，沒有把關於所謂第四度空間存在的精神術士（Spiritist）的判斷分離開來。愛因斯坦有時也容許空間的無限性。“當我們說，我們的空間是無限的時候，我們要想表示出些什麼呢？這不是別的，正就是我們可以儘量積加起很多大小不同的物體來，而空間不會有充滿的時候。如果假定有無數尺寸相等的立方形匣子，那末我們可以，按照歐幾里得幾何學，把它們一隻隻地疊上去，一隻隻地縱橫相排列起來，這樣便可儘量充滿空間任何大的部份；但是這種隊形永遠不能達到終點——一切新而又新的立方體全都可以堆加上，不會發現它的地位不敷。所以當我們說，我們的空間是無限的時候，我們想表示的就是這一點。”（註20）

但是，愛因斯坦在該文中沒有一貫地引用到唯物主義的原則。愛因斯坦容許空間的無限性，而同時却在其宇宙論（Космологичеткие теории）中確言說，我們的世界是有限的。

在1946年，愛因斯坦出版了“相對論大意”（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一書。在該書中聲明他自己是一個擁護反動的膨脹中的世界理論的人。他在該書中企圖“科學地證明”宗教關於天地開創的教條。這一“理論”，也像他以前所衛護的靜止不動的世界“理論”一樣，歸結成關於空間中宇宙有限性的假定上去，並且成為唯心主義者們持以反攻辯證唯物主義的武器。在美國境內，這一“理論”便崛起而成為最時髦的自然科學的結論，並且強烈地打進了成人們以及學生們的頭腦之中。

愛因斯坦在空間和時間的瞭解方面，完全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因為他不承認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實在。

愛因斯坦的一切著作都深深地浸潤在唯心主義的確斷中。這種確斷就是：科學的概念和定律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創造。可是，愛因斯坦的這些“精

神底自由創造”，並無困難地找出他的經驗來源。顯明地，任何一種概念，例如甚至是最抽象的數學上的概念，都不可能認為是理性的自由創造。愛因斯坦確言道：“數學上的概念不是奠定在實際的對象上，而是專門奠定在我們想像的對象上的”，並且說概念是理性的自由創造的產物，因而否定了我們的思維、我們的邏輯及真實與客觀世界的聯系。列寧曾數度強調說，“邏輯的定律是客觀在人類主觀意識中的反映”^(註21)，並說這些定律是多次重複的物質經驗的反映。

數學上所運用的概念是最抽象的，但是它們也受到現實對象的實際關係的約束。自然數、直線、點、圓周等等概念，是人在觀察物質對象而概括的結果中所出現的。例如“直線”一概念的來源，就和光線（光線是直線特性底最正確的體現）和堅硬挺直的皮帶的表象等相關連的。

甚至像微分和各級無窮小等抽象的數學概念，也不是像愛因斯坦所認為的“理性的自由創造”。

恩格斯曾寫道：“在我們的時間之中，還圍繞着一些應用在無限小的計算——微分和各級無窮小——方面的數值，其秘密就良好地證明了表象始終還在擴大開來，好像我們這裏在指人的精神底純粹的‘自由創造和想像底產物’它們一些也不符合於客觀世界似的。然而恰正相反。自然界對於全部這些想像的數值，都給我們提供了它們的範本。”^(註22)

任何一個抽象的概念決不是在感性經驗範圍之外產生的。一切抽象的概念是，人在真實的感受過程中所獲得的材料的一般化的產物。例如幾何學中的概念和公理，雖然不是感覺的表象所直接提供給我們的它們却是這些感覺結果的適宜的簡化，是在真實的反映過程中發生的抽象。蘇聯著名結晶學家費多洛夫（Е.С.Фёдоров）寫道：“科學的創造，不是虛構捏造，而祇是從很多為每一現實的現象所固有的變化中所妥善地抽取出來的結果。”^(註23)

幾何學做為科學，包含其一切公理不是一下子產生出來的，而是在數千年中，隨着人的經驗的擴展並基於人的實際需要而逐漸創立起來的。祇有在屢次重複的經驗過程中，人才能去確信幾何學公理的真實性。這種確信世代相傳，隨着悠

長的時間而使幾何學中的公理不再需要實驗的證明，變成了明顯的真理。無疑地，若不談更早的時候，就從歐幾里得的時代開始，幾何學中的命題的確實性已經無人懷疑，不再依存於什麼實驗了。

對於愛因斯坦的一個問題：“如果數學本身祇是人的思想產物，還依存於經驗，那麼為什麼可能使這種數學和真實事物取得精良的配合一致呢？”——就應該回答說：所以可能，就因為數學及其一切概念並不是與經驗無關的產物，不是“純粹的”人的思想產物，而是現實事物關係的反映；數學和真正事物的精良的配合一致的可能，就因為它是從我們周圍現實世界中借取而來的，它具有現實的來源。數學可以應用到實際活動中，應用到物質世界中，也就正因為它是從物質世界中所引取出來的（抽象出來的）。若要在經驗之外來創造科學，然後再把它應用到世界上來，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會成為把世界硬納入與它不適合的虛構的定律之中。因此，關於數學公理引自某些演繹的（先驗的）、不依存於經驗的構成的判斷，就是荒謬無稽的。

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概念的價值就在於它們正反映着在我們之外存在的世界，並可使人更深入去瞭解這世界的法則；而在愛因斯坦及其他唯心主義者們看來，則以為概念的價值在於它們可使人去整理感覺的複合。例如，早在1921年，愛因斯坦就確言道，概念的世界“在某一意義上說，就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創造”，又說“概念及概念系統之所以對我們有價值者，就因為它們使我們可以便於查考我們體驗的複合；此外它們再也沒有其他的正確解釋了”。^(註24)

愛因斯坦確定科學及其概念是人的頭腦的自由創造，為了整理我們的感性感受而創立出來的，因而就否定了科學理論底客觀內容，並且還作了哲學相對主義（Философский релятивизм）的傳教。

愛因斯坦在“理論物理學的方法”一文中，考察了知識的理論內容對於經驗事實的總和的關係。雖然他也確言說，經驗是我們一切關於真實的知識的起點和終點，但是他並沒有把這一觀點繼續引申下去，而以唯心主義來瞭解經驗。

大家知道，馬赫主義者們老是曲解“經驗”一概念的意義。這種曲解也常在愛因斯坦的著作中可以見到。

列寧提示道：“如果承認環境不依存於人的“聲音”和“言論”而存在的話，那末就有用唯物主義來解釋經驗的可能性了”。^(註25)可是，由於愛因斯坦以主觀唯心主義的精神來解決哲學基本問題（物體是感覺的複合），所以在他看來，環境並不獨立於人的感覺，人的“言語”而存在，從而排斥了唯物主義地解釋經驗的可能性。愛因斯坦認為經驗不是人類對於獨立於他而存在自然的積極態度的客觀結果；經驗就是某一種主觀的東西；他把經驗的對象瞭解作不是物理上的、不依存於意識的物體，而是“感覺的複合”，科學也不過研究這些複合物的整理方法而已。

但是愛因斯坦有時也用了唯物主義來解釋“經驗”一概念。例如他在一篇論文中寫道：“在科學中，邏輯的基礎永遠具有極大的危險，——由於新的經驗或新的知識，愈是專門的學科，它們愈加與實驗發生緊密的關係。”^(註26)在該文中，就強調了科學思想和經驗的聯系。換句話說，愛因斯坦在此情形中便自發地轉移到用唯物主義來觀察經驗的自然科學家的通常觀點方面來了。

愛因斯坦的一個特點，乃是對數學在物理學理論中的作用的過高評價：“靠了純粹數學上的構想”，愛因斯坦寫道：“我們就能够……找出一些去瞭解自然現象的概念和它們之間的規律聯系，於是得出了解自然現象的鎖鑰。”^(註27)

愛因斯坦根據這一錯誤思想，在很多年中處心積慮地要想創立出“統一的場理論”（единая теория поля）。他企圖從一個連續的場方程式中導出包羅物質的原子構造和微小世界的量子特性的整個物理學來。這裏就顯露出了愛因斯坦對於數學形式主義（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формализм）的傾向，用純粹的數學方法來引出自然界的法則的企圖，即祇根據數學上的構造，根據方程式就够了。這種傾向正是反動的，因為其結果將廢棄物理學中的實驗，並用純粹的直覺（speculation）來代替實驗。這一點更加顯明可見，在愛因斯坦看來，物理學的基本定律和概念就是人腦的自由發明吧了。

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了科學的行動作用——爲了要改造世界，要用人的權力來征服自然界的這一目的而去認識我們四周的世界。愛因斯坦却和馬赫主義者們一般無二，把科學歸納成一種確立感覺經驗和邏輯思想之間對應關係的企圖：“任何

一種幾何上及物理上的理論就是這樣的”，愛因斯坦寫道：“首先不必是直觀的，只要提出概念系統就行。但是這些概念之目的是要把無數真正的或想像的感性體驗引導成有思維的聯系”。^(註28)愛因斯坦即使在他的較後的著作中，仍舊衛護着這些觀點。

“現代物理學所創立的現實，當然已經遠離了過去的現實。但是任何一種物理學理論的目的依舊是與前相同的。靠了物理學理論，我們將企圖親自找出一條穿經所觀察的事實的迷宮之路，整理和理解我們的感性感受的世界。”^(註29)

愛因斯坦所作的這一類科學“解釋”正顯示出他站在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上。

愛因斯坦把科學看作不過像一種整理感性感受的世界的手段，停留在被動的直覺的觀點上，進而拒絕了科學的真正目的；而真正的目的應在於認識和改造世界，在於征服自然界本身。按愛因斯坦的意見，倘若科學以追求實踐的目的，則科學將滅亡，“爲了使科學不致滅亡起見，它無權去追求實踐的目的”。^(註30)

正與愛因斯坦的看法相反，科學有權和應該以追求實踐爲目的。千萬年的經驗顯示出：實踐是一種富於生命力的土壤，從這土壤中茁長出了真正的科學。在人們面前，在現實生活中所產生的問題，並不在於要去分析我們的感覺和描寫出這些感覺的次序，而是要去研究事物的性質，學會控制這些性質並對事件發生作用，以達到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一目的。

由於愛因斯坦把科學祇看作是確定經驗和思想之間的相應的手段，所以在他看來，就失却了唯一正確的考驗知識的真實性的準繩——即人的實踐。他確言道，相對論“把馬克思威爾和洛倫茲的理論傳達到很明顯的程度，以致甚至是經驗產生出使人難以相信其有用時，而物理學家們仍會完全確信其正確的”。^(註31)

愛因斯坦也和其他馬赫主義者們相同，認為“思維經濟”原理是科學的特徵。例如他寫道：“相對論由於要按思維經濟而去作改善物理學基礎的努力而產生，這種努力目前可說還處在時代的邊緣。”^(註32)據愛因斯坦的意見，在科學中表現出了人的頭腦的企圖，要以力量的最小耗費來達到最大成績。

列寧在“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對於“思維經濟”原理作了輝煌的批評。這一批評也可以整個適用於愛因斯坦的觀點。列寧指出說，如果把“思維經濟”原理放在認識論的基礎，那麼將走向主觀唯心主義方面去”。

有很多物理學家——斯托列托夫(A. Г. Столетов)，普朗克、文氏、赫茲等人——一起而否認這種作為指導科學原則的“思維經濟”原理。例如，普朗克寫道：“倘若馬赫的經濟原理真的會成為認識論的中心點的話，那麼科學的發展就註定要停滯不進了。”(註33)

辯證唯物主義承認實踐是考驗真實性的唯一準繩，並且認為當實踐證實了理論的正確性的時候，這個理論才是“經濟的”。“當人的思維正確地反映客觀真理的時候，它才是“經濟的”，而這一考驗正確性的準繩就是實踐、實驗和工業”。(註34)

正與愛因斯坦的論斷相反，相對論的出現並不歸功於渴望思想的經濟，而是要歸功於急切需要解釋那些無庸爭辯的外在現實世界的事實。反之，若把相對論來代替古典力學就很不經濟了，因為相對論的數學工具較之古典力學要複雜得多。

愛因斯坦認為理論物理學的發展動力就是學者們的內心渴望，要去找出其統一的理論基礎(概念和定律的極小限)的渴望。“有一個堅強的確信”，愛因斯坦寫道，“即此終極目的可以達到的確信，就是到處感召着科學研究者們的一種信仰的主要源泉。”(註35)

可是，這一觀點也是錯誤的：物理學(其中也包括理論物理學)的發展原因，是社會的物質需求，生產力的發展，而並不是對於物理學理論統一方面的渴望。

恩格斯在給史塔爾肯堡的信中就很清楚地表達出這一種思想道：“要是像您所確信的說，技術以顯著的程度依從於科學底狀況，那末科學就更大度地依從於技術的狀況和需要了。要是在社會上出現技術的需要，那麼它便要把科學向前推動，其力量將不亞於幾十所大學了。”(註36)

技術在物理面前提出了愈來愈新的任務，並用此來刺激物理學的發展，而同時也提供出愈益完善的研究工具來。反之，物理學也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對於技術的發展發生作用。至於對物理學理論基礎統一的渴望，則是一種派生的因素，並且這

是受物理學所反映的物質世界的統一所制約的。把秩序導引入某些科學之中的渴望，雖然也在學者們的活動事業中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它始終不是一種主導的作用。

按照愛因斯坦的意見，科學首先在一種純粹的思維的需求影響下發展起來，在心理的關係方面，這些需求也好像是宗教的需求。

在“科學和宗教”論文中，愛因斯坦直捷地聲稱：“我確信宇宙信仰(Космиче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是科學研究的最強烈而最高貴的動力。”(註37)他把宇宙信仰瞭解作一種對自然界中規律性底信仰，對世界創造的理解的信仰：“他的信仰(即研究者的信仰——作者註)就在於對自然界的和諧(自然規律性，(Naturgesetzmäßigkeit)的狂熱驚詫”。(註38)

愛因斯坦指出，對世界創造的理念的深刻信仰，感召了刻卜勒和牛頓去作他們多年孤獨的專研天體力學的工作。據愛因斯坦的意見，渴望看見萊布尼茲所報導的“先天的和諧”也推動了普朗克的工作。

愛因斯坦反對宗教的教條和關於上帝的神人同形一觀念，然而並不反對上帝的思想。他和萊布尼茲相同，由於宇宙發展的各部份好像適宜的和諧及調和推論出上帝的存在。通過這種和諧，也實現了世界過程的發展。在愛因斯坦看來，上帝便扮成了自然界中某種澆鑄成的世界理性的神像。這一某種秘密而神聖的理性——就是用大寫字母開頭的理性(Разум)，愛因斯坦寫道：“永生的神秘、創造和奇妙的創世的豫感，還有對於理解自然界中出現的一小部份理性的崇拜渴望，使我感到滿足。”(註39)

這樣，愛因斯坦便認為科學發展的動力，並不是生活和社會的迫切需求，而是宇宙信仰和主觀的，與任何外在原因絲毫無關的一種對於真理的渴望。在“研究的原則”一文中，愛因斯坦敞開了叔本華的論調，據其意見，還有一個刺戟人們去研究科學的動機——這就是要“逃避開平凡的、帶有其一切殘酷而憂鬱空虛的生活”。(註40)

按照愛因斯坦的說法，結果便是：倘若有一個人受到現代資本主義現實的迫害的話，那末他不應該激怒、抗議、鬥爭，而最好退隱到靜悄悄的角落裏去研究科學。只要單純地想着：在這情況下，資本主義現實的“殘酷和憂鬱空虛”就會得消滅，

因而它便會變成天國的牧歌。

愛因斯坦正和純粹藝術的擁護者一樣，提出“爲科學而科學”的公式，宣告科學事業具有絕對的本身價值。據愛因斯坦的意見，科學的目的就包含在它的本身之中。他追隨着潘伽理 (Henri Poincaré)，宣稱說科學的唯一目的就是真理。就祇爲了這一真理而去對我們周圍物體作研究，發生出像是對於學者們的某種解放的和高尚的行動。

愛因斯坦認爲世界上存在着一種與社會生活無關的、與階級鬥爭無關的“純粹”科學。實際上，這正是一種科學無黨性的論斷。可是大家清楚知道，在社會中，沒有，也不可能有這種無黨性的科學，與階級矛盾相隔絕的科學。

列寧對於這一點寫道：“在僱傭奴隸的社會中期待中立的科學——這也像在討論應否增加工資、減少資本利潤一問題中期待中立的工廠主一樣的笨拙率直。”(註41)

列寧也多次強調說，資產階級之所以否定其科學的黨性，其目的就在於欺騙無產階級而已。

在任何一個科學理論中間，沒有和不可能有中立而無黨性的餘地。無須去作長期思索，就可以瞭解到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艾森豪威爾將軍之所以會關心到真正“純粹”科學的發展原因了。

科學完全不是某一種祇爲它本身利益而活動的、與周圍現實無關並與政治無關的閉關自守的知識系統。不可能把學者們關閉在“象牙之塔”裏面，因爲科學和社會，和政治有千絲萬縷相聯系着。

列寧曾提示道，生活在社會中，不能與社會相脫離。愛因斯坦所生活其中的國家，正提出了一個鮮明實例：美國帝國主義的巨頭們正利用科學的成績來作爲其反動、恐嚇和暴力的工具，以便變本加厲地壓迫勞動者們。就在愛因斯坦所安居就職爲政府中原子能專家的美國，科學活動者們正遭受到空前未聞的資本主義獨佔方面的壓力，而一切科學技術的思想都被用收買和恫嚇的方法來強迫服務於製造原子武器一問題。科學的軍事化和進步思想的教授被逐出美國各大學，正明顯地證實了科學之有黨性。

愛因斯坦確斷科學與政治無關，正抱定了資產階級客觀主義(объектизм)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爲科學與政治的分裂正是它的主要發展條件。

前進的學者不能漠不關心地看着他的發現利用於種種方向：要認清這些發明是否針對着改善勞動者們的生活及和平建設，或者它們被利用作加強剝削工人們而作戰爭準備。正與客觀主義者們的論斷相反，一個學者不能獨處在政治之外，站立在鬥爭的一邊袖手旁觀，而應該投身其中，應該以火熾的熱情來衛護前進階級——無產階級——的利益，並且把自己的全部科學研究工作來服從無產階級的利益。

現代的物理學並沒有提供出絲毫合乎唯心主義的論證。可是，不論事實上物理學含有唯物主義的內容，有許多學者們，連愛因斯坦也在內，却在其對物理學的哲學解釋方面，都抱着唯心主義的觀點。這些物理學家在其自然科學活動方面是自發的唯物主義者們，而同時在哲學方面則倒在唯心主義的陣營中，並且開始帶來各種反動論調。愛因斯坦的觀點正表現在承認世界理性，在有窮而膨脹的宇宙理論，在確言物體是感覺的複合，在確言物質與能可以互相轉變(編者註)等等方面。

可以說，愛因斯坦是一位大物理學家，但也是很小的哲學家。列寧在論這類資產階級學者們時寫道〔文中指出大化學家但也是小哲學家奧斯特瓦爾特(W. Ostwald)，大物理學家但也是小哲學家潘伽理〕：“這些教授們雖然在化學、歷史、物理學的專科中能够作出極有價值的貢獻，可是在一接觸到哲學方面，就沒有一句話可以相信的了。”(註42)

愛因斯坦有時動搖在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兩者之間。科學研究的結果推動他向自發的唯物主義方面動搖。可是他不能站立在唯物主義方面，因爲他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立場阻礙了這件事。

愛因斯坦的唯心主義的動搖何在，有什麼東西推動資產階級學者們走向唯心主義去呢？其中原因之一，正如列寧所強調的話，就在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哲學，仍舊和二千年前一樣，是一種有黨性的科學。資產階級學者們與資本主義和其觀念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統治着他們所服務的階級的社會性，正推動着他們走向唯心主義，要求着他們去反動。列寧寫道：“這些人的整個生活

編者註：“物質與能可以互相轉變”是有實驗根據的，並非唯心主義的論調，這裏譯文無誤，是原文不妥之處。

環境，使他們遠離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且把他們投入庸俗的御用哲學的懷抱中去了。”（註43）

列寧說，推動資產階級學者們走向唯心主義的另一原因，就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不善於作辯證的思維。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無知，便使物理學家們不能起來反攻資產階級的觀念論。

愛因斯坦的哲學的動搖，也和他的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及和平主義者的中間性意識形態有關。愛因斯坦沒有瞭解到無產階級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他在資本主義之中感到幻滅，而與郎之萬不同，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條走向無產階級的道路，仍繼續單純而狹隘地抱定其政治觀點。

關於愛因斯坦在資本主義中感到幻滅這一點，可以將他留存給在1939年時生活着的後代們的一封信來作證明。該信封置在特製的炮彈中，埋於紐約世界展覽會廣場中。他寫道：“我們的時代富於創造的思想，這種思想的發現便會使我們的生活大為改善。我們靠了電能而橫渡大洋。我們利用電能而使人類脫離疲累的體力勞動。我們學會了航空，並且我們可以不勞動而用電波來向全世界遞送消息。然而我們這裏的生產和商品分配完全沒有組織好，因此每一個人不得不生活在恐怖中，有被擲出於經濟圈外而喪失一切的可能。除此以外，生活在各國的人們，經過不相等的時間的間隔而互相殺伐，因此每一個瞻望將來的人，都不禁感到恐怖和戰慄。我相信，我們的後代們將以真正卓越的感情來閱讀這些字句。”（註44）

雖然愛因斯坦沒有把資本主義“文明”的批評進行到底，因為沒有指出為什麼生產和分配會組織不成功，但是在這封信中正強調了資本主義社會管理中所存在着的巨大生產力和它控制這些力量的無能兩者之間的尖銳對照。愛因斯坦也曾在他答覆蘇聯學者們的信中（1948年）提出了這一資本主義的特點——控制發展中的生產力的無能。愛因斯坦承認說，資本主義“不能防止失業……不能保持生產和人民購買力之間的健全的均衡”。（註45）

愛因斯坦是和平底擁護者，他曾多次發表反對戰爭的言論，可是他沒有看到消滅戰爭的正確道路，並且反訴諸於反動的“世界政府”的世界主義的思想。

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根本就是一種“物理學的”唯心主義，因為他不承認與意識無關的物質世界的存在。

對於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特具着它們在唯心主義方面的愈益擴增的演變。這一點在前面曾提出過的他對林肯·白那脫所著“宇宙和愛因斯坦博士”一書的序文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編者按：此書中譯本書名為“大宇宙與小宇宙”（任鴻雋譯，1950年9月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出版）。〕在該書中，極端馬赫派的唯心主義在科學旗幟之下大傳其教，提出了電子和光子的非物質性，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存在的否定，宇宙在空間及時間中的有限性、因果律的否定、質量到能力底轉變、世界的不可知等等一大套。白那脫在書中有一處確言，宇宙中“完全充斥了偶然性的時刻，任何因果之間聯系都無的時刻，時間將喪失其本身內容——簡直不再有時間”的時刻將到臨。愛因斯坦在其序文中都同意這一切荒謬言論。愛因斯坦的哲學觀點明白顯示出：在資產階級物理學家們的實踐活動中，唯心主義哲學和他們的工作方法及實踐發生了矛盾。

這一矛盾正是物理學在行將壽終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危機表現之一。

作者原註：

- (1) 例見奧密朗諾夫斯基（М. Э. Омеляновский）著“科學的偽造物”，載1948年第3期“哲學問題”第158頁。
- (2) 見列寧選集第14卷，第205頁。
- (3) 見愛因斯坦著“我的世界觀”，1934年阿姆斯特丹版。
- (4) 見“富蘭克林研究所雜誌”第221期，1936年版，第314頁。
- (5) 見“列寧選集”第14卷，第28頁。
- (6) 見“富蘭克林研究所雜誌”第221期第314頁（粗體字是作者所加）。
- (7) 見“列寧選集”第14卷，第30頁。
- (8) 見愛因斯坦著“我的世界觀”，第176頁。
- (9) 見愛因斯坦和股非爾特合著“物理學的進化”1948年版，第263頁。（編者按：此書商務有中譯本）。
- (10) 見愛因斯坦著“我的世界觀”，第176頁。
- (11) 見“富蘭克林研究所雜誌”第221期第315頁。
- (12) 見“在馬克思的旗幟下”，1937年第11—12期，第127頁。
- (13) 見愛因斯坦著“相對論基礎”，1935年俄文版，

- 第7頁。
- (14) 見愛因斯坦和費菲爾特合著“物理學的演進”，第169頁。
- (15) 見愛因斯坦著“我的世界觀”，第231頁。
- (16) 見“在馬克思的旗幟下”1937年第221期，第115—116頁。
- (17) 見“列寧選集”第14卷，第165頁。
- (18) 見愛因斯坦著“相對論基礎”第7頁。
- (19) 見愛因斯坦著“以太和相對性原則”，1921年彼得堡版，第25頁。
- (20) 見愛因斯坦著“論空間的物理性”，1922年版，第45頁。
- (21) 見列寧著“哲學筆記”，1947年版，第158頁。
- (22) 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1950年版，第350頁。
- (23) 見“聖彼得堡生物實驗所消息”1906年第Ⅷ卷第1期，第33頁。
- (24) 見愛因斯坦著“相對論基礎”，第8頁。
- (25) 見“列寧選集”第14卷，第135頁。
- (26) 見“在馬克思的旗幟下”，1940年第12期，第107頁。
- (27) 見愛因斯坦著“理論物理學的方法”，1933年牛津版，第12頁。
- (28) 見愛因斯坦著“論空間的物理性”，第44頁。
- (29) 見愛因斯坦和費菲爾特合著“物理學的進化”，第263頁。
- (30) 見愛因斯坦著“我的世界觀”，第44頁。
- (31) 見愛因斯坦著“相對性原則。論專門的及一般的相對論”，1921年“彼得堡”書刊出版局版，第40—41頁。
- (32) 見“在馬克思的旗幟下”，1940年第12期，第109頁。
- (33) 見 M. 普朗克著“物理學綱要”，1925年版，第32頁。
- (34) 見“列寧選集”第14卷，第157頁。
- (35) 見“在馬克思的旗幟下”，1940年第12期，第106—107頁。
- (36) 見馬克思及恩格斯合著“書信集”，1948年國家政治出版社版，第469頁。
- (37) 見愛因斯坦著“我的世界觀”，第41頁。
- (38) 同上，第43頁。
- (39) 同上，第17頁。
- (40) 同上，第166頁。
- (41) 見“列寧選集”第19卷，第3頁。
- (42) 見“列寧選集”第14卷，第327—328頁。
- (43) 同上，第250頁。
- (44) 見1938年10月25日“真理報”。
- (45) 見1948年第11期“新時代”雜誌，第14頁。
- [本文譯自1951年第1期“哲學問題”雙月刊第130—141頁，原題為“О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Взглядах А. Эйнштейна”作者為卡爾波夫(М. М. Карпов)。本文中幾個法文字及幾個專門名詞承朱譜章同志指正，特此誌謝。——譯者]

中華醫學總會電志願軍醫務工作者致敬

中華醫學總會志願軍出國作戰一週年紀念日，特致電向志願軍全體醫務工作人員致敬。電文說：一年來，中國人民志願軍所表現的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已為全世界所景仰。專心一意為志願軍傷病員服務的你們，也同樣得到了國內外人民的尊敬。你們在最艱苦的戰鬥環境中，最艱難的物質條件下，完成了對傷病員搶救醫療的任務。如田茂祥、宋冠軍等同志，在敵機掃射轟炸下，不顧一切去搶救傷員。這些光輝燦爛的事蹟，已在人民的書報和口頭上傳頌不絕。在今天——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一週年紀念的日子，我們要代表全國的中華醫學會會員，向你們在前方工作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禮和親切的慰問，並要切實地向你們學習。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我們也曾有很多會員，參加了志願手術隊、醫防服務隊、衛生工作隊等奔赴前方，有些人成了模範，立了功；留在後方的人們，也正以高度的熱情，從事各種醫藥衛生的研究和治療工作，並時刻準備到前方去。在抗美援朝總會的號召下，我們積極參加了捐獻運動。在實際運動中，我們更體會了前方工作同志的偉大，並且更了解到我們人民中間蘊藏著的強大無窮的力量，我們相信抗美援朝——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必然勝利。

事實已經教育我們，只有加強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和平有保障；我們必須以更多的力量參加國防衛生建設，保障我們人民軍隊的健康，這就是我們的使命和任務。同志們，在這方面你們已做了很好的示範，我們要跟着你們的足跡前進。

(人民日報 10月25日)